

秀儿

董改正

河水一瓦一瓦地漾着。傍晚时分，河上没有船。天上大火烧过一样，有的地方熊熊的；有的地方暗红，憋足劲的火炭般；有的地方烧透了，黑灰黑灰的。河里也是，皱了，又平复过来，再皱了，皱着皱着天就黑了，河上就漠漠地飞过一两只白鸟，急急地，蜷着脚，像是在寻找丢失的鸟蛋。水面上，青蓝蓝的雾气，忧伤样的。

鸭子进围子了。群躁躁的，叫，或是扑腾着，或是扎猛子，水就哗哗地响。宁静的响声。秀儿长篙一点，小船就靠在围子边，带上门，直起身子再一点，船就泊了岸，水鸟一般跃下。她抬眼就看到了远处的村庄。“家家枕河眠”，她忽然念起这么一句，扑哧一声就笑了，疯跑起来，吓得远处芦荡里的水鸟从梦里飞出来，呼儿唤女地尖叫。

家里灯点着，母亲还在灶台上忙，听见门响，也不回头就问：“鹿一样的，秀才来信了？”

秀儿坐下，扔掉了凉鞋，两只白白的脚就像两只野鸭子，悬着晃荡。伸手拈一粒花生，咯嘣咯嘣的：“不稀罕！”

“不稀罕你去放鸭？”母亲往锅里加了点水，哧哧冒白气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里，盖好锅盖，忽然就念道：“这粼粼的河，是你织给我的长围巾……”

秀儿的眉就拧起来，带气带笑的，两个眼睛就像扔进小石子的小潭。眉皱起来，又哗哗散开，八百里江南就这样舒了又卷：“妈！你怎么看我的信！”

母亲转过身，这是一个干净的女人，素素的，就像干塘里的荷，眼角的细纹，就是秋风里的水面。她在笑，却又不像笑。“丫头，你天天看信看睡着了。”

秀儿的笑就沉了下去。夜了，水汽缓缓结着伴，在河面上飘，遇到一盏灯，就痴痴地围着，守着。

“他多久没来信了？”

秀儿听到了，也像是没听见。几年了？那是初秋吧，她送几个亲戚回去，走的是水路，自家的小船，船后有柴油机，开了，嘟嘟嘟的，在河上闯，冲向雾气，雾气就不见了，宁宁静静的河面，碎花裤褂的秀贴着水面飞，她抿着嘴笑，别人不知道她为啥笑，谁也不敢问她。秀脾气不好，她爸都怵她。她本想唱首歌，或是吟首诗，但她没有做，只是笑。

行程大概七八十里吧，到时下午三点多了。送走亲戚，秀就关了马达，坐在船头，双脚扑腾扑腾地打水。河上的天是广大的，比陆上的开敞，蓝蓝润润的，云大幅度地移动，有使命一般。河岸上的草齐了云，挠得天痒痒的。秀儿半梦半幻的，脚也停下来，像睡着的鱼。水就试试探探地四面八方过来看她的脚，鱼也来，碰一下又惊惶地掉头游走。秀儿笑了，痒痒的，河水也笑了，痒痒的，皱了纹，一圈一圈偷偷地笑，直到碰了岸，岸的笑是不动声色的。

好像有人在叫，这里没有她认识的，她就懒得回头，但那声音硬是从半幻中钻进来。“秀！秀！”

那个人卷着书，就站在河滩上，颀长的身子杨树一样俊朗。是家琛。当时秀的心里是用感叹号的。他怎么在这？秀慌忙拿起脚，跑到船边，又赶忙走进船舱穿了鞋。再出来他已经到船上了。

“你怎么在这？”两人脱口都是这句，一怔，对望，秀就笑了，心里蜜蜜的甜。

家琛的学校就在河岸上。两人就坐着说话，河水静静地从船底船边一直流着，那么浩渺阔大。阳光也是无际的，秀儿觉得就是一匹匹帘子，阳光的帘子，然后就偷偷脸红。

“我送送你吧！你看，水都苍茫了。”河水一旦苍茫了，粼粼的，就是斜的阳光了。家琛放下书，就去掌舵。

“那你怎么回来？”秀傻傻地站着，一句话就把心思全部透露。她的脸上有金黄的绒毛，眼里是水面云天。

家琛就呆了那一小刹那，那是令秀娇羞心喜的刹那，他闪着眼：“河那边，我们的家都在那呀！”

秀就笑了，他也笑。笑把那点小小的微妙吓回去，蛰伏在喉咙里。

秀就坐在船头，看着船尾锥形的水痕。她睁着眼做了好多个梦，忧伤的喜悦，害羞的欢喜。他们不说话，水哗哗哗哗地响，前方苍茫着，船好像要开到天上去。

快到了，隐隐的山的轮廓，炊烟草树，隐隐的鸡鸣狗吠。“秀，我们歇会儿吧！”

秀惊奇地看着他，他怎么看到她的心了？

他就关了马达，马达叹了口气。河上安静了，他摇着橹，轻轻地摇，欹欹乃乃的。宁静是诱惑人说话的，要说什么呢？不知说什么，就静着吧。这延长的时间，抓来的河面，就这么静着。橹哗哗地摇着，召唤着夜呢！

第二天，他从陆路走了，怕累着她。河边，白雾茫茫的，虽然母亲告诉她了，她还是到河边来了，坐在小船上，像一只小小的白鸟。

信来的时候，秀抱着，心里像安了马达，要一口气在河面上飞个来回。他一封封地来信，信里水汽涸涸的，全是那条河，秀的梦里，鸟就斜斜地飞着，草就绿了两岸，滟滟的天光水波，就搁在她的眼波上。秀给他回过信，说她看了《边城》，她不喜欢翠翠，要是她，就爱一个，一生一世的。

后来他的邮戳变了，他离开了他们的河，在梦里，她不知要把船开到哪里去，有几次不知泊在哪里，她就醒了，泪流成河。最后一次来信，是六个月前吧？在他的梦里，河水还能流到枕边吗？

母亲说，秀，你出去打工吧！

秀儿不干，放鸭子也没少挣钱呀！母亲就叹息了，软软地看着秀。秀啊，一年就两个六个月啊，河水是流动的，你守着的这条已经不是先前那条了，岸都在变呢！

秀就流着泪：“我没变，我不变！”耳畔就响起橹声，泪就流到嘴角，像一条小小的河。

河是靠不住的，秀啊，到岸上去吧！母亲喃喃的，抚摸她缎子般的头发，那发上有他的眼光。

父亲就是在岸上走的。岸上就能靠得住吗？还能期待什么不变呢？除了自己的心。每个人都守住，就是河水那么滟滟地淌，也可以抓住的，放在眼波里流呢！秀儿吃着饭，脚趾并拢并弯曲，像两块白白的姜。



起舞 李昊天 摄

行在沙漠里

徐妮

十二岁那年，我徒步穿过了沙漠，不是去玩，而是为了上学。

上初中的头两年，我住校。学校位于偏远的小镇，紧挨着毛乌素沙漠的南缘。从家到学校约四十英里路程，那时每日仅有一班汽车穿梭往返两地。

一个夏日的周末，太阳如往常一样高高悬于天空，炽热且明亮，我和同学赶往山里的路口等车返校。刚到路口，就见汽车驶过，消失在蜿蜒的山路，扬起阵阵尘土。我们追着、喊着、拼命招手，都没能让汽车回头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步行去学校。若是运气好，能在途中遇到一辆卡车，兴许还能捎我们一程。

怀着一丝丝期待，我们跨着脚步走出了少年该有的模样。

大约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，太阳晒得人满脸发烫。山上除了一些树木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，更别说是车了。而当时的我，无比渴望身后能来一辆车，哪怕它并不打算搭载我们，只是从我们身边驶过，也算是一种安慰。可是，没有，连一辆三轮车都没有。眼看搭车无望，我们便跑到山上的树下躲太阳，顺手折了些枝条，笨拙地编织了两个凉帽，戴在头上顿时凉快不少。路接着路，山连着山，不远处就是通往学校的沙漠。

若是一直沿着公路走会很费时，我们决定穿行沙漠。

两个十二岁的少年，就那样摇摇晃晃地淹没了在无垠的沙漠。沙漠比我们想象中更广袤，也更难走。先前在公路上，有村庄、树木、路牌作为标志，我们大抵还能知道走了多远。而沙漠里没有任何路标指引，加上沙子流动的阻力，使得每一步前行都更加艰难。当时的我们，肩还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包里却没有水杯，就连一块看时间的手表都没有。抬头看看火轮般的太阳，虽然汗流浹背，但当下太阳成了我们唯一的时钟和忠实的向导。

我们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。即便隔着鞋袜，炽热的沙砾依旧像火一样灼烧着我们的脚丫。在热浪、疲惫、饥渴的裹挟下，眼眶瞬间发烫发酸，我深吸一口气咽下酸涩，转头冲同学笑：“我们唱歌吧！”没唱几首，只觉着口干舌燥，我们都陷入了沉默……当我快要迈不开步子的时候，同学指着前方说：“你看，快到了。”真的快到了吗？快些走吧！无垠的沙漠望不到尽头，总觉得快到了，可前方还是一片看不到边际的黄沙……

两串脚印朝着远方无限拉长。太阳渐渐西下，整个沙漠漫上了一层金黄，边缘的轮廓清晰起来，我们的眼里又闪烁起了光芒。直至穿过一片眼熟的树丛——劳动课上老师带我们来拾树枝的地方，我们才确信余下的路不再遥远。风卷走了燥热，我们的步伐轻快了，细碎的交谈声重新漫开。

当最后一抹红霞隐去，我们终于踏入了那熟悉而热闹的校园，到了宿舍，卸下书包，脱下那快散架了的凉帽，沉沉地睡了。

翌日清晨还未睡醒，起床的铃声响了。第一节是数学课，讲的是平方和的概念和运算。昏沉的大脑和酸痛的双腿，令我整堂课都无法思考。不料，老师恰好点到我，叫我到黑板前解题。我没有运用公式计算，题，果然解错了。

往事远逝，直至今日，我还时常梦见自己行走在沙漠里，或是站在黑板前解题……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，还是希望自己既能穿越沙漠，又能解对题吧！年近不惑，面对未来的人生荒漠和棘手难题，我是否能比十二岁的自己做得更好？

答案永远在路上，但那颗乐观而坚韧的种子，在我十二岁时就根植在了通往成长的沙漠里……

